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讀者的批評和意見，請寄至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室。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劉 武 編 著

*

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東 總 布 胡 同 十 號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)

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開本：850×1168 耗 1/32 • 印張：5 3/8 • 字數：125,000

1958年1月第1版

1958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100 定價：(9) 0.75 元

統一書號：2016.1 58.1.滬型

目錄

逍遙遊第一	一
齊物論第二	二六
養生主第三	六四
人間世第四	七二
德充符第五	一〇四
大宗師第六	一二二
應帝王第七	一五一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長沙王先謙益吾集解
邵陽劉武策成補正

逍遙遊第一

言逍遙乎物外。任天而遊無窮也。

圖釋文。逍音銷。遙亦作搖。遊亦作游。逍遙遊者。篇名。義取閒放不拘。

怡適自得。武按。本書讓王篇善卷曰。逍遙於天地之間。而心意自得。足明此義。蓋遊之逍遙。喻心意之逍遙自得也。天運篇云。以遊逍遙之虛。逍遙。無爲也。是欲心意之逍遙自得。重在無爲也。而郭象云。夫大小雖殊。而放於自得之場。則物任其性。事稱其能。各當其分。逍遙一也。豈容勝負於其間哉。郭氏此說。自樹一義則可。若以之釋本篇。則失其旨矣。本篇之旨在凝神。而神之能凝。在心意之逍遙。欲心意之逍遙。則在無爲。人之不能逍遙者。有爲也。其所爲者。名也。功也。已也。此外則有用之材也。故篇中揭其綱曰。聖人無名。神人無功。至人無己。大樞無用。夫至於無名無功無己無用。斯無爲矣。斯逍遙矣。故篇中要之曰。其神凝。結之曰。彷徨乎無爲其側。逍遙乎寢臥其下。本篇之大旨。如斯而已矣。莊子恐人之不明也。特借遊之說以明之。遊有大小。特設鵬鷖之喻以明之。鵬鷖自以爲遊之至而逍遙矣。然偏促數仞之高。搶攘榆莢之間。以視鵬之一舉九萬里。其遊固至小而有限也。鵬之遊較大矣。然必積九萬里之厚風。而後乃今培之以圖南。則其遊猶有所待也。夫遊有限與有待。烏在其能逍遙也。且鵬所適者南冥也。非能遊於無窮也。非能遊於無何有之鄉也。猶之於有限也。又烏在其能逍遙也。此喻之以物也。更證之以人。由效一官以至徼一國之流。其自視其德。亦猶鵬鷖自視其遊之至也。然日斤斤於效比合徼。心之爲累亦甚矣。未若宋榮子不隨世之非譽而勸阻也。然尚有內外榮辱之見存。未若列子之乘風。灑落世務。

超脫塵垢也。然必待風而後行。猶之鵬翼必待風而後舉。未若乘天地之正。御六氣之辨。以遊無窮而無所待也。而其所以能至此者。其功夫則在無名無功無己。能至於無己。則在己之一心。斯真逍遙矣。然桂以可食致伐。漆以可用致割。虎豹之文來射。猿狖之捷來格。人則以材之有用。恆召世之繫累。是能逍遙於心者。未必能逍遙於境也。又必無所可用焉。然後心境兩適。無所遊而不逍遙矣。無所遊而不逍遙。然後能專精抱一。而神凝矣。斯旨也。文更舉證以明之。許由之辭天子。無名也。藐姑射神人物莫之傷。無己而神凝也。四子使堯見之而喪其天下。無功也。而終之以大樽之無用。斯之爲文。由小以至大。由淺以及深。喻之以物。襯之以人。旁敲側擊。反托正喻。無非說明無爲之道而已。郭氏乃謂大小雖殊。逍遙一也。按諸文旨。豈其然乎。

北冥有魚。

釋文。本一作溟。北海也。

釋文。北冥。本一作溟。覺經反。北海也。稽康云。取其溟溟無涯也。梁簡文帝云。宵冥無極。

故謂之冥。東方朔十洲記云。水黑色。謂之冥海。近人朱桂曜云。王氏誤解釋文。以冥爲北海。大非。如其說是北冥爲北海矣。且下文南冥又何解乎。冥即海也。武按。王氏之誤。在刪去釋文爲首北冥二字。故北海也三字。遂專調冥矣。然朱氏謂冥即海。亦大非。下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。如朱氏說是冥海爲海海矣。考說文。冥幽也。從日六。一聲。日數十。十六日而月始虧。一亦夜也。簡文宵冥之訓得之。十洲記云。水黑色。謂之冥海。以水言海。以黑言冥。非謂冥即海也。冥僅表色而已。今就北冥二字言。北表方。冥表色。即北方幽黑。其義止此。釋文之釋爲北海者。以本文自釋爲天池也。故北冥南冥。謂爲南北天池之名則是。謂冥即海則非也。其名爲鯤。釋文。鯤。魚子。方以智云。鯤本小魚。莊子用爲大魚之名。釋文。鯤。徐晉昆。李侯溫反。大魚名也。朱桂曜云。鯤自有大魚之義。非莊子假借用之。關尹子一字篇。能運大鯢大鯢。孔子家語。鯢魚其大盈車。即以鯢爲大魚。文選宋玉對楚王問。故鳥有鳳而魚有

鯤亦以鯤爲大魚。鯤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。其名爲鵬。圖鵬。釋文。徐音朋。說文云。朋及鵬。皆古文鳳字。

也。朋鳥象形。鳳飛。羣鳥從以萬數。故以鵬爲朋黨字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

也。海運。則將徙於南冥。玉篇。運。行也。案。行於海上。故曰海運。下云水擊。是也。圖林希逸云。海運者。海動也。今海濱偃歌。猶

有六月海動之語。海動必有大風。其水湧沸。自海底而起。聲聞數里。武按。藝文類聚八。引莊子佚文云。海水三歲一周。流波相薄。故

地動。此爲海運確證。南冥者。天池也。成玄英云。大海洪川。原夫造化。非人所作。故曰天池。按。言物之大者。任天而遊。圖按

語謂物之大者。任天而遊。意是指鵬之遊能逍遙也。則與文意適相反。文寫鵬之將徙天池也。甚難而有待。待海運。待鯨風。而後水

擊三千。而後搏上九萬。翼莫天闊。息須六月。如此種種。乃極寫鵬遊之不逍遙。以反襯神人之逍遙。所謂背面敷粉法也。故按語非

是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司馬彪云。齊諧。人姓名。簡文云。書名。圖諧。正韻音骸。釋文。齊諧。戶皆反。又云。怪。異也。周禮。外史掌四

方之志。鄭注。志。記也。武按。言齊諧者。記載怪異之事者也。以作書名爲九。俞樾云。按下文諧之言曰。若是書名。不得但稱諧。然文心

雕龍有諧隱篇。是諧即隱也。劉向新序。言齊宣王發隱書而驗之。齊諧。即隱書之類。亦即齊之諧書也。書名諧。何得不可但稱諧乎。

諧之言曰。鵬之徙於南冥也。水擊三千里。崔譔云。將飛舉翼。擊水踉蹌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崔云。附翼徘徊而上。爾雅。扶搖謂之飊。郭注。暴風從下上。圖搏。釋文。徒端反。郭慶藩曰。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。引司馬云。搏。圖也。扶搖。上行風

也。圖飛而上行若扶搖也。說文。搏。以手圓之也。武按。扶搖。卽下文羊角風。此風之勢。扶疏搖曳。曲行而上。如羊角也。鵬亦隨風勢圓

轉而上飛。所謂搏也。章炳麟謂字當從搏。崔說得之。不知搏者拍也。搏亦有拍義。於義較完。不須從搏也。去以六月息者

也。成云。六月。半歲。至天池而息。引齊諧一證。圖六月字。伏下大年小年句。野馬也。司馬云。野馬。春月澤中游氣也。成云。青春

之時。陽氣發動。遙望藪澤。猶如奔馬。故謂之野馬。自自此句至則已矣。就齊諧所言之九萬里。說明其高之形狀。野馬者。乃高九萬里內游動雲氣之形也。呂覽云。至亂之世。其雲狀有若犬若馬。又云。其狀若衆馬以鬪。其名曰滑馬。前漢書天文志云。石氏見槍雲如馬。以此證知野馬爲言雲氣。猶之呂氏所云之滑馬也。下文絕雲氣。即指此。故郭訓爲遊氣。崔云。天地間氣如野馬馳。爲得其旨。司馬與成僅就澤氣言。與上之九萬里。下之天之蒼蒼。不相應矣。塵埃也。成云。揚土曰塵。塵之細者曰埃。圖釋文。埃音哀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成云。天地之間。生物氣息。更相吹動。按。漢書揚雄傳注。息出入氣也。言物之微者。亦任天而遊。入此義。見物無大小。皆任天而動。騰下不言。於此點出。圖按語非也。郭慶藩云。既言騰之飛與息。各適其性。又申言野馬塵埃。皆生物之以息相吹。蓋喻騰之純任自然。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而升。無成心也。郭氏謂騰之所憑以飛者。疑誤。武按。此說與王氏按語相類。本文正寫騰南徙時之形狀。尙未涉及物各適性一層。如忽插入此義。則上下文意不貫。莊子文不如是駁雜也。且以生物句。總承野馬二句。亦欠分曉。至郭象謂此皆騰之所憑以飛者。說原不誤。蓋莊子欲寫騰搏上九萬里之高。須寫天之高。然天之高不易寫也。特寫輕虛而居上層者。狀如野馬之雲氣也。其下。則浮空之塵埃也。又下。則生物相吹之息也。有此三層。則天之高見矣。騰升乎三者之上。而憑之以飛。則九萬里之高見矣。此三者。即所以成風者也。先提於此。以爲下文風之伏筆。而人自下仰望。所見蒼蒼然者。即此三者之色也。三者原無色。厚則有色。如水原無色。深則有色。色亦蒼蒼然也。色爲三者之色。而非天之正色也。故下接以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之疑問辭也。如此解。則上下文意一串矣。天之蒼蒼其正色邪。其遠而無所至極邪。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。其。謂騰是。謂人視天。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。故曰則已矣。非謂遂止也。惜人視天。喻騰視下。極言搏上之高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。圖自此至將圖南。說明必須九萬里高之理由。其中以水喻風。以芥與杯喻騰。喻中之喻。

也。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。支遁云。謂堂有坳堦形也。圖坳。廣韻。於交反。地不平也。集韻。窠下也。則芥爲之舟。李頤云。芥。小草。置杯焉則膠。崔云。著地。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。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。則風斯在下矣。而後乃今培風。王念孫曰。培。馮也。周禮馮相氏注。馮。乘也。鵬在風上。故言馮。培。馮音近義通。漢書周勃傳。縹封荊城侯。顏注。呂忱荊音陪。楚漢春秋作馮城侯。是培馮音近之證。王念孫之說太迂曲。武意。培當爲拊之誤。字形相差甚微。易誤也。人間世。自拊擊於世俗。則拊者擊也。文意謂背負青天。已居於風之上。而後乃今以翼擊風而飛。猶前之水擊三千里。亦以居水之上。以翼擊水而飛也。且拊字與上搏字相應。搏亦有擊義。特爲圖勢耳。如此。則文意前後相顧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。司馬云。天。折也。闕。止也。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。圖釋文云。一讀以背字屬上句。武按。此背字。承上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之背字來。其爲鵬之背而非風之背明矣。故當屬此句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謀向南行。借水喻風。唯力厚。故能負而行。明物非以息相吹。不能遊也。圖玩兩而後字。足見鵬飛之不易而有待。必待至九萬里之高。而後乃培風。必待無天闕。而後將圖南。以此可知物之大。飛之高且遠如鵬者。其遊實未能逍遙。反襯神人之逍遙。所搏者扶搖。反襯乘天地之正。所適者南冥。反襯遊四海之外。有待。反襯無待。無一不與後文針鋒相對。無一不爲後文設喻蓄勢。注中明物二句宜刪。蜩與學鳩笑之曰。釋文。學。本又作鸞。本或作鸞。音預。司馬云。學。鳩。俞樾云。文選江淹詩。鸞斯高下飛。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。又引司馬云。鸞。鳩。小鳥。是司馬注作鸞。不作鸞。圖釋文。蜩。音條。司馬云。蟬。武按。此段言蜩鳩之飛。雖無所待。然數仞而止。其遊有限。以喻物之小者亦不能逍遙也。我決起而飛。李云。決。疾貌。圖決起而飛。無待也。反映鵬之有待。槍榆枋。支云。槍。突也。李云。猶集也。榆枋。二木名。枋音方。李云。檀木。圖釋文。槍。七良反。槍。徐音踰。武按。榆枋數仞耳。反映鵬之九萬里。時則不至。而控於地

而已矣。王念孫云。則猶或也。司馬云。控投也。

圖成玄英云。突榆檀而栖集。時困不到前林。投地息而更起。俞樾云。其決起而飛

槍榆枋也。有時能至。有時不能至。至則集於榆枋。不至則投於地。武按。鳥類無論如何小。斷無不能飛集於樹之理。俞說殊昧物理。

成則謂困不到前林。本文無此義。亦屬意增。皆由誤解至字爲至於栖集之所也。實則審上下文義。時者。時辰也。韓詩外傳九。言雉

云。常嚼粟。不且時而飽。且未定之辭。姑且也。將也。言不將至一時。或不定至一時而即飽也。與此時字義同。時則不至者。言槍集

榆枋。一個時辰且不至。即投於地。反映鵬之必以六月息也。兩相對照。文意極爲完密。蓋大年小年與大知小知。爲本篇兩要素。一

時與六月。即大年小年之類也。

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。

借蜩鳩之笑。爲惠施寫照。

圖注傳會。惠施非本篇主人。主人乃

無己之姑射神人也。篇末二段。莊子特借己與惠施論辯之言。明無所可用之旨。非寫惠施也。注乃謂爲之寫照。殊屬誤解。下倣此。

俞樾云。而字下。當有圖字。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。此即承上文而言也。文選注引此。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。武按。俞說非也。

蓋上句乃將然之謀。記者之所記也。此句則已然之跡。故二蟲得據而笑之。如加圖字。則亦爲將然之謀。二蟲又何從知而據之以

爲笑乎。文選注必涉上句而誤也。九萬里者高也。非言其遠。

適莽蒼者三涔而反。

釋文。蒼。七蕩反。或如字。崔云。草野之色。

三涔。猶言竟日。

圖釋文。莽。莫浪反。涔。七丹反。

腹猶果然。

圖果。說文。木實也。張晏曰。有核曰果。按。果狀多圓凸。腹飽則隆起。

猶如果之狀然。

適百里者。宿春糧。

隔宿擣米備食。

適千里者。三月聚糧。

圖郭注。所適彌遠。則聚糧彌多。武按。上

引三事係插喻。以喻榆枋之槍。不至一時。南冥之去。息以六月。以伏下大年小年句。之二蟲。謂蜩鳩。圖之是也。又何知。

借人爲二蟲設喻。

圖注非。此係借二蟲。爲下知效一官等人及宋列設喻。蓋同一不能逍遙也。文謂蜩鳩二蟲。以一時笑鵬之六

月。以數仞笑鵬之九萬里。此由己小不知彼大。故下言小知不及大知也。

小知不及大知。

釋文。音智。本亦作智。下大知同。

知。承上又何知之知字。應如字讀。音智非。玉篇。知。識也。覺也。謂心與境遇而覺識也。智之度。較知爲深。禮記禮用知（音智）者之謀句。疏云。智。謂謀計。曉達前事。荀子正名云。知有所合謂之智。白虎通情性節云。獨見前聞。不惑於事。見微知著也。合上三說言之。謂就其所知者。加以思索謀計。而能曉達前事。見微知著。於事機有合者。方謂之智。夫莊子之道。一則曰離形去知。再則曰同乎无知。其德不離。觀此。則知尙應去。何況勞精敝神之智乎。下文朝菌不知晦朔二句。即釋小知也。齊物論云。小知間間。亦同此義。又云。閑閑。及知止其所不知至矣。與王倪之四不知。則釋大知也。以此知音智之不當也。小年不及大年。上語明顯。設喻駢列。以掩其迹。此與上小知句。同爲本篇主要字句。東上啓下。注乃謂爲設喻掩迹。非也。奚以知其然也。朝菌不知晦朔。列子湯問篇。朽壤之上。有菌芝者。生於朝。死於晦。晦謂夜。釋文。朔。旦也。奚。何也。然。如此也。釋文。朝菌。徐其隕反。司馬云。大芝也。天陰生。糞上。見日則死。一名日及。故不知月之終始也。惠姑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。釋文。惠本作蟪。司馬云。惠姑。寒蟬也。一名蜩蟬。春生夏死。夏生秋死。釋文。姑音姑。廣雅云。蟪姑。蜩蟬也。按。即楚辭所云寒蟬者也。蜩音提。蟬音勞。蜩音彫。蟬音將。武按。不知晦朔與春秋。不僅小年。亦小知也。意係雙承。楚之南有冥靈者。以五百歲爲春。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。以八千歲爲春。八千歲爲秋。楚之南下。全引列子湯問篇。楚。彼作荆。釋文。冥。本或作模。同。李頤云。冥靈。木名也。江南生。以葉生爲春。葉落爲秋。椿。丑倫反。武按。陳碧虛闕誤。此下有此大年也。言見成玄英本。於法應有。以與上小年句爲對文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。李云。彭祖。名鏗。堯臣。封彭城。歷虞夏至商。年七百歲。故以久壽見聞。圖成玄英云。彭祖養性。能調鼎。進雉鬻於堯。又云。特。獨也。釋文。世本云。姓鏗。名鏗。錢音翳。衆人匹之。不亦悲乎。此段。從小年句演出。圖成云。世人比匹彭祖。深可悲傷。武按。菌姑與冥椿。衆人與彭祖。皆小年不及大年。自朝菌至此。證實小知大知小年大年二句。不亦悲乎句。特就衆

人之情說。非莊子重視彭祖之壽而爲衆人悲也。觀刻意篇所言可知。其言曰。此道引之士。養形之人。彭蠡壽考者之所好也。繼曰。不道引而壽。无不忘也。无不有也。澹然无極。而衆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。聖人之德也。蓋本篇之旨。在无爲而凝神。如彭祖之道引。非无爲也。養形。非凝神也。特以久聞。非澹然无極也。與莊子之道異。非莊子所取也。讀者於此等處。如不認清。則於本書必多隔膜。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

湯問篇。殷湯問於夏革。張湛注。湯大夫。棘革。古同聲通用。

圖郭慶藩云。論語棘子成。漢書古今人表作

革子成。詩匪棘其欲。禮坊記作匪革其猷。漢書煮鹽侯革朱。史記索隱。革音棘。皆其證。武按。此段辭意。與前文複。所以引之者。以前語近怪。且出齊諧。恐人疑其不典。故引湯棘問答以實之。且前後詳略各異。足以互明。如前言北冥。謂爲北方皆冥之天或皆冥之地皆可。此則以窮髮天池句明之。前言鯢之大。此則言其廣與修。前言鵬背幾千里。當指其修也。此則以泰山形其高與大。扶搖不知其狀也。此則以羊角形之。野馬等不知其實也。此則以雲氣二字釋之。騰躍而上。明槍之勢也。數仞而下。明槍之高也。飛之至也。句。則所以笑之意較前益明矣。非此。則前語未了。前意未申。且不足徵。故複而非複也。夫豈漫爾引之乎。窮髮之北。有冥海者。天池也。有魚焉。其廣數千里。未有知其修者。其名爲鯢。有鳥焉。其名爲鵬。背若泰山。翼若垂天之雲。湯問篇。終髮北之北。有溟海者。天池也。有魚焉。其廣數千里。其長稱焉。其名爲鯢。有鳥焉。其名爲鵬。翼若垂天之雲。其體稱焉。按。列子不言鯢化爲鵬。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。皆列子所無。而其文皆相屬爲義。漆園引古。在有意無意之間。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己者。此類是也。圖釋文。李云。髮。猶毛也。司馬云。北極之下。無毛之地也。按。毛。草也。成玄英云。修。長也。搏扶搖羊角而上者。九萬里。司馬云。風曲上行若羊角。圖淮南原道訓。高注。扶。攀也。搖。動也。扶搖。直如羊角轉曲。衆行而上也。絕雲氣。圖史記天官書注。索隱曰。絕。度也。荀子勸學篇注。絕。過也。謂鵬度過雲氣。至背負青天。然後搏風而飛也。雲氣。即上文野馬等氣也。

此句與下文乘雲氣不同。說見下。負青天。然後圖南。且適南冥也。引湯問再證。斥鴳笑之曰。司馬云。斥。小澤。鴳。雀也。斥。本作尺。古字通。夏侯湛抵疑。尺鴳不能陵桑榆。文選七啓注。鴳雀飛不過一尺。言其劣弱也。按。雀飛何止一尺。下文明言數仞矣。彼且奚適也。彼。鵬。我騰躍而上。不過數仞而下。翱翔蓬蒿之間。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。又借斥鴳之笑。爲惠施寫照。圖成云。八尺曰仞。翱翔。猶嬉戲也。釋文。躍。曲若反。影。五刀反。蒿。好刀反。蓬。唐韻。薄紅切。集韻。蒿。好平聲。說文。蔽。去刃切也。禮月令注。蒿亦蓬蒿之屬。爾雅釋草。葉之醜。秋爲蒿。陸佃疏。蒿。草之高者。武按。斥鴳之笑。以小笑大。榮子之笑。以大笑小。前後映射。在有意無意之間。此小大之辯也。點明。圖同辨。集韻。皮寬切。說文。判也。廣韻。別也。武按。此句爲通篇關鍵。鵬之與蜩蠖。宋列之與藐姑射。皆小大之辨也。而莊子所明者在大。蓋道之大者。至人。神人。聖人也。藐姑射。則至人神人之實證也。故藐姑射一段。爲本篇之主文。藐姑射神人。則爲本篇之主。生物之鵬。無生物之冥靈大椿。人之彭祖宋列之屬。皆藐姑射之陪襯也。蜩蠖也。菌蟪也。藐姑射之反襯也。後段惠莊之辯論。則大字之餘波。且借以明無用之旨者也。如此讀本篇。則前後脈絡氣勢。皆成一串。郭象於此句。乃謂或翺翔天池。或畢志榆枋。各稱體而足。釋其所言。是無分乎大小也。夫豈本篇之旨乎。故夫知效一官。行比一鄉。李云。比。合也。圖知音智。效。戶教反。行。下孟反。比。毗至反。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。郭慶藩云。而。讀爲能。能。而。古字通用。官。鄉。君。國。相對。知行德能亦相對。司馬云。徵。信也。圖此段與宋榮子列子二段。均爲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反襯。此段隱示世人之數數於功與名。若就世情言之。知能效官。行能比鄉。德能合君徵國。自高於常人一等。然就道言之。未免於世之功名數數然也。如是。則足以累心而損道。尙何逍遙之有乎。以視榮子之不數數然者。則非所及矣。注中郭說。未免穿鑿。官。職位也。與鄉國對。君則國之君也。而應如字讀。德字統君與國言。中以而字連屬成句。就狹義言。德合于一君。

就廣義言。德見信于一國也。且本篇所重。在道與德。而不在能。又知效一官。即含能義。無庸讀而爲能。添此蛇足也。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此謂斥鴳。方說到人。暗指惠施一輩人。暗指句。傳會說見上。宜云。如斥鴳之自以爲至。此段由知而行而德。由

官而鄉而君而國。亦小大之辨也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司馬李云。榮子。宋國人。崔云。賢者。謂猶以爲笑。韓非子顯學

篇宋榮子之議。設不鬥爭。取不隨仇。不羞固圍。見侮不辱。王先慎曰。宋榮。即宋鉞。天下篇。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。釋文。鉞音形。郭

晉堅。武按。又即孟子之宋牼。牼將說罷秦楚之兵。與榮子設不鬥爭同。故知卽一人也。其所以笑之者。以彼輩效官比鄉。合君微國

於世數數然也。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。舉世非之而不加沮。郭象云。審自得也。成云。舉。皆也。勸。勵勉也。沮。怨

喪也。釋文。沮。慈呂反。敗也。武按。齊語。且有後命。注。且。猶復也。此文且字。言榮子不僅不效上舉諸人汲汲於世之功名。且復世譽之

不勸。世非之沮。實高於上舉諸人一等。此亦小大之辨也。定乎內外之分。郭云。內我而外物。辨乎榮辱之境。郭云。

榮已而辱人。心內也。譽與非。外也。內心有主。而不爲外所動。卽所謂定乎內外之分也。不以譽爲榮而加勸。不以非爲辱而加

沮。卽所謂辨乎榮辱之境也。郭注非是。斯已矣。成云。榮子智德。止盡於斯。注非。言榮子僅定內外。辨榮辱。如斯而止矣。意

注射下句。彼其於世。未數數然也。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。注欠分曉。釋文。數數音朔。下同。司馬云。猶汲汲也。武按。言

榮子於世未嘗汲汲也。世之所重者。惟功與名。榮子之於世未數數然者。卽不汲汲以求世之功與名也。然如列子。則並功與名之

心而無之。又高榮子一等矣。此亦小大之辨也。淮南俶眞訓。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。舉世而非之不加沮。定於死生之境。而通於

榮辱之理。中略。視天下之間。猶飛羽浮芥也。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。足證本義。分分。猶數數也。雖然。猶有未樹也。司

馬云。樹立也。至德未立。按。言宋榮子不足慕。按語宜刪。榮子不以世之譽與非而勸沮。較之比鄉合君微國者。能自樹立矣。然

定內外。辨榮辱。是尙有物我榮辱之見存。猶未能脫然無累。卓然自樹也。且定內外之分。未能無已也。辨榮辱之境。未能無功與名也。未能無已無功與名。心亦何能逍遙乎。夫列子御風而行。成云。列禦寇。鄭人。與鄭繆公同時。按。列子黃帝篇。列子師老商氏。友伯高子。盡二子之道。乘風而歸。下又云。隨風東西。猶木葉幹殼。竟不知風乘我邪。我乘風乎。圖田子方篇。列禦寇與伯昏無人射。德充符篇。子產師伯昏無人。應帝王篇。列子歸。以告壺子。列子黃帝篇作壺邱子。司馬云。名林。鄭人。列子師。呂覽下賢篇。子產往見壺丘子林。以此知列子與子產同時。而劉向云。列子與鄭繆公同時。成氏之說當本此。讓王篇言鄭子陽遺列子粟。并見呂覽列子淮南等書。考左傳魯襄二年。言子罕當國。子駟（即子陽）爲政。時鄭爲成公之十四年。去繆公之卒。已三十四年矣。如劉向所說。則其時列子之年。在四十上下。今假定爲年四十。越五年。爲鄭簡公元年。鄭侵蔡。獲蔡司馬。鄭人皆喜。惟子產不順。云云。子國怒之曰。爾何知。童子言焉。將爲戮矣。以此知子陽遺粟時。子產尙在童年也。簡公十二年。子產始爲卿。二十三年。子皮授子產政。定公八年。子產卒。去子駟爲政時。已四十九年。此時列子年且九十矣。是年爲魯昭公二十年。孔子年約五十二。天運篇。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。南之沛見老聃。是此時老子尙未出函谷關也。達生篇。呂覽審己篇。均言列子問道於關尹。此事必在關尹函谷問道之後。蓋列子未及老子之門。間接問之於關尹也。此時列子之年且踰百歲矣。其卒於何時。書闕有聞。無從稽考。然彼能乘風者。自不可以恆人之壽例之也。泠然善也。郭注。泠然。輕妙之貌。圖釋文。冷音零。武按。此喻列子超然世外。無功無名。故能泠然善也。然其遊猶有所待。亦僅泠然善而已。尙未能逍遙也。旬有五日後反。彼於致福者。未數數然也。成云。致。得也。得風仙之福。按。言得此福者。亦不數數見也。圖按語非。郭注。苟有待焉。則雖御風而行。不能以一時而周也。又云。自然御風行耳。非數數然求之也。成疏。旬。十日也。武按。此喻列子尙不能如至人之無已。蓋福者。一已免乎行。御風泠然而善之福也。列子猶待風而

行。是未能捨己之福。即未能無己也。特不汲汲求此福而已。風爲篇中着意之字。蓋效比合徵。及榮子等聲。塵累濁重。不能乘風也。鵬能乘風矣。然必待扶搖之颶風。而後能絕雲負天。必待九萬里之厚風。而後將圖南。夫颶則非風之正。厚則非冷然之輕妙也。列子能乘輕妙之風矣。然不能無所待也。不能乘天地之正。御六氣之辯也。觀此。知已上各文。無一不從反面爲下文蓄勢。此雖免乎行。猶有所待者也。雖免步行。猶必待風。若夫乘天地之正。而御六氣之辯。司馬云。六氣。陰陽風雨晦明。郭慶藩云。辯讀爲變。與正對文。辯變。古字通。圖郭說是也。管子戒第二十六。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。御正六氣之變。可證古辯變通。此二句言乘天地陰陽之正。御陰陽六種之變氣也。正者。未變者也。順之而遊。故曰乘。及變而爲六氣。則因勢而動。隨感而應。如御馬之有控轡縱送然。故曰御。此二句在本篇最爲精要。下貌姑射一節。即設喻證明此義者也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。陰陽者。天地之道也。天元紀大論云。陰陽之氣。各有多少。故曰三陰三陽也。至真要大論云。帝曰。善。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。岐伯曰。氣有多少異用也。王冰注。太陰爲正陰。太陽爲正陽。次少者爲少陰。次少者爲少陽。又次爲厥陰。據此。則所謂乘天地之正者。乘天地之正陰正陽。即乘太陰太陽也。或問。此僅曰乘天地之正。何以知正字指陰陽言也。答曰。天地。即表陰陽也。陰陽應象大論云。積陽爲天。積陰爲地。呂覽有始篇注。天陽也。地陰也。文選東都賦註。引范子云。天者陽也。地者陰也。蓋陰陽者。天地之道。天地者。陰陽之象。潛移默運者。陰陽也。形象著明者。天地也。一而二。二而一者也。故此即以天地二字代陰陽。本書如此活用之例不一。如秋水篇云。牛馬四足是謂天。以天表自然之義也。天地篇云。無爲爲之之謂天。以天表無爲之義也。應帝王篇云。示之以天壤。亦活用者也。故此乘天地之正。即乘陰陽之正也。然不直曰乘陰陽之正。而必曰乘天地之正者何也。答曰。以陰陽有多少也。如陽明賦陰之類。陰陽少而未盛。不得謂之正也。必陽升於天。陰降於地。然後至於極盛之位。方可謂之正陰正陽。方可以天地之字表之。今

姑以陽論。易曰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謂按時節。次第乘六種之龍以上升。自乾之初九。以至九五。陽方盛而至於天。故九五之爻曰。飛龍在天。即在天之陽也。此陽方可謂之正。方可表以天。九五以下。如少陽陽明等。其陽未盛。未至於天。則不可以天表之也。地之表陰。可以類推。易所謂御天。即此之乘天也。故不曰乘陰陽之正。而曰乘天地之正也。天元紀大論又云。寒。暑。燥。溼。風。火。天之陰陽也。三陰三陽上奉之。至真要大論又云。岐伯曰。厥陰司天。其化以風。少陰司天。其化以熱。太陰司天。其化以溼。少陽司天。其化以火。陽明司天。其化以燥。太陽司天。其化以寒。是此所謂六氣者。即寒。暑。燥。溼。風。火也。所謂御六氣之辯者。即御此三陰三陽所化寒暑燥溼風火之氣也。陰陽無質。化氣則有質。故此謂乘天地之正。而不謂乘天地之正氣。以正陰正陽尚未變化爲氣也。至司馬以陰陽風雨晦明訓六氣。係據左傳昭公元年。秦醫和之說。素問在和前。和說當本諸素問。皆醫學家之言也。在易則於三陰三陽升降變化之際。分之爲六位。演之以六爻。六爻之在乾陽卦內者。就其高下之位。象之以六龍。故易曰。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疏言。乾之爲德。以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。以拱御於天體。六龍。即六位之龍也。以所居上下言之。謂之六位也。陽氣升降。謂之六龍也。疏語最爲明晰。下御飛龍。即乾卦六龍內第五位之龍。實即升居五位之陽氣也。故此二句之義。本之於易。又本之於老子之言。田子方篇。老子曰。至陰肅肅。至陽赫赫。肅肅出乎天。赫赫發乎地。兩者交通成和。而物生焉。所謂乘天地之正。即乘此肅肅之至陰。赫赫之至陽也。交通成和者。謂陰陽由交通變化成和氣也。易乾卦亦曰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其義正同。而陰陽之在天地與在人身。一也。惟天地之陰陽交通。出於自然。人身之陰陽。欲其交通。則必有道以御之。然後能合以成和。凝以成神。是故變由於交通。交通在於御。故曰。御六氣之辯也。夫莊子此書。所以明道也。其所謂道。非仁義之謂。乃陰陽之謂也。上已舉素問陰陽者天地之道之語矣。易繫辭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管子正篇曰。陰陽同度曰道。本書則陽篇曰。陰陽者。氣之大者也。道者爲之公。言道爲陰陽之